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貨食

貨泉議一首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一首

錢貨議一首

錢重物輕議一首

廢職田議一首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一首

拔四鎮議一首

設險議一首

貨食

貨泉議

文粹作請禁私鑄錢議

劉

秩

開元二十二年

議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

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

文粹作錢布

為下

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舊唐志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唐策有自鑄二字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

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
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
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
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
重禁之不足以雜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
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
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
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

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

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

十字唐志會要作法令不行人之不

理

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

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

會要作則

益恣

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

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

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

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

於前而爐不知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

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會要無此二字禁寬則行錢重唐志

用不贍者在乎銅貴會要有之此二字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

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

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

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

因而鑄則公鑄會要作錢不破會要疊公錢人不犯死刑錢

因而不鑄則公鑄會要作錢不破會要疊公錢人不犯死刑錢

又日增必唐志會要文粹作未唐策作斯通典作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四

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謹議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

呂溫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

怒必集作自待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

隳王制昧宏規而徂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

則廢法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禁作沮勞忠

奸而怠棄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

爵於并兼之家析圭於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
豪苟有懷廉耻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

誓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

集作
茲

無赦而

撓權於殘賊之徒屈法於奸宄之黨使堯人汗

集作
酷

吏

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門孰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
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縻好爵以粟授受國
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夫孰不願空壠畝而貨
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

免罪者室如懸罄

集作磬

曷保其生聚賞罰者君

集作長

人

之大柄農耆者為

集作有

國之永圖忽而棄焉曾不是念

而利乎國儲之蹙實兵食之僅濟其何補歟然而漢承

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輯孝文守以恭儉德未泆

於海外威未行於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戎士不得解甲

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於當代幸成於一

時雖曰有因而為終貽識者之誚國家體元御極繼天

而作勝

集作騰

軼殷周休有

集作紹休

唐虞率我烝人登于壽

域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非大道之暮不聽非

聖德之猷不

集作非盛德之事不

問焉有襲

集作習

近古之失策採

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廩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興李
悝之平糴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
賦以悅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秩則太倉之蓄如京矣
塞下之稼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
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錢貨議

元 積

奉進止當今百姓乏

集作之

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

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稅闕加宜
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
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
以為黎人之重困不在於征集作賦稅之闕加悉在於剝
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法
集作號令之不行今天下稅賦一法也厚薄一概也然而
廉能蒞之則生息貪愚蒞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

驗矣

集作也

豈征稅闈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

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

砂繒帛

集作綵

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

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

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為

三等

集作品

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為

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

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

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
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
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
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
國家之百姓也財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
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
徼思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
禁方

集作
藩

鎮大臣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

絕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賊罪之刑精
覈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
改法而人理矣至于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孰矣或更
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
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
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
見元和已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
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

用錢不得加除之勝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

川料作罪

一夫黜一吏賜

集作賞

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

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

集作

法

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

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草弊之術哉謹議

錢重物輕議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為病頗甚
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
司謬摠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
豈宜待問方始啓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
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
採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
今乃備數庶官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
位素殮之責况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

知至於業廣即山稅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
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
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說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
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餅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
議謹議

廢職田議

并序

李元紘

開元十三年

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田以實倉廩元
紘建議曰

伏以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閒無役地棄不墾發閒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

舊唐書本傳有處字非

聚

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

須公私相換徵

會要作調

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

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

會要作若此處置

或

恐未可謹議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

溫彥博

貞觀十三

三字貞觀政
要作四字非

年頡利初敗而來降者甚衆詔

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

今天寔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

種落浮之河南充蔡之地

蔡政要
作豫是

散屬

舊唐書突
厥傳作居

州縣

各使耕織百萬獍卒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

利塞北可常空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

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

突厥傳
作全

其部落得為捍蔽又

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充豫則非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

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曰

突厥傳
作言

突厥自古至今未有

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代寇中國百姓寃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

北居其故

政要
作舊

土匈奴遊牧逐草居無常處強必寇盜

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

將以擊之取

政要
作收其

河南以為郡縣陛下柰何以內

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自

突厥傳
作百政

要作
過

倍居我肘腋甫

政要
作俯

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

尤不可河南處也温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

政要
萬物

如天地覆載

突厥傳作
天覆地載

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

滅

政要
作敗

之餘歸心降

政要
部落歸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

納非天地之道

政要
作心

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處河

南亦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

政要
作厚

恩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晋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

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帝不用欽等言數

年之後遂傾河

二本
作遷

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

彥博之言遣居內地

二本
河南

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

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

厥餘醜

政要
作竟

以命歸降

二本
作我

我援護之使

二本
作收

居內地

我指麾之

突厥傳作
東我指麾

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

其首首

政要
作長

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有

突厥傳
作居

南單于居

突厥傳
作於

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

有叛逆上竟從其議

拔四鎮議

崔融

議曰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塗典午有烏丸鮮卑焉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算曠古莫聞夫胡者北狄之摠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鮮卑西

界吐蕃天性驕傲覘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
天地所生日月所宜南有大漢北有強胡更相馳突至
今陷潰者靡歲而寧焉漢興高皇以百萬衆窘于平城
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武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肆志遠
畧建元中使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據兩關以斷
匈奴右臂乃復度河湟築令居塞以絕南羗北交於是
乘障塞絕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
默之後國用富强大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

選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
月亭障貳師驃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其國已耗橐駝
旣死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幣筭緡錢稅舟車榷酒酤夫
豈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特遠竄羽
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
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
叛與中國隔絕並復從屬匈奴歛稅重刻諸國不堪命
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內屬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絕三通

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脩孝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葱嶺
為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勵精為政不欲廣地務
其安人徃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
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有城堡無不降下遂長
驅東向踰高昌壁歷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
以臨我墩煌伏賴主上神鑒通幽冲機測遠下嚴霜之
令興時雨之兵乃命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摠
管安西都護閻溫古為副問罪焉時也先命蘭州刺史

行軍司馬宋師將料敵簡徒倍道據磧賊逢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于焉耆糧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價於瓊州棄溫古於秦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孝傑而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柰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狂胡益膽必兵加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旣動自然威臨南羗南羗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

危則不得救况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內郡武衛之備未精方湏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勞費念其遠征曾不知其感國滅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安危之計夫南羌者請試言之往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羣羗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枹罕遣李息為擊平之是則羌胡同惡有自來矣遽而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

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為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後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曷若今之默啜今之勃律孰與漢之南羌頃者若兵稍遲留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每災風橫必石飛吼行人晝者朽骨以知

道路夜視斗柄以辨方隅往往遇駝泉時時得馬酒而後度焉蓋駝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極若北有強寇則難以度磧漢兵難度磧北關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為賊所役屬賊吞之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深入乎有以知道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瓜耳肅四州並以南山為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而前則涼州以

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非便主上以默啜
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匍匐請命聳
踴知耻中國不聞犬吠之警邊亭不識狼顧之憂聖人
之用兵也如此則知啟脩政而有扈奔農脩德而夙沙
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來為不虛也賈誼
書云賈誼新書作周成王問鬻子曰聖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
夫富則可為也壽不在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
無軍兵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史

積於德人無凍餒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
吏積於愛則刑罰廢人無天闕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
三生矣使人以時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
而得四生矣今聖主在上而得四生稟氣流形孰不幸
甚然為邦之道安不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
邊備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
天下兵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議郎傅燮
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

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烈為宰相不
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
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
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變議今宜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採侯應不可之言納傅燮深慮之議然後風為號令雷
為折衝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
人合心善戰者不戰一作陣如斯而已矣拔舊安之四鎮
委難制之兩亮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伏念五六至

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謹議

設險議

李 谿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為國之衛恃於山川丘陵
郭郭溝池自古而然也左氏傳司馬侯對晉主以九州
之險而不以一姓恃險為殆此欲其夕惕戰慄而進德
也說者不知言左氏與大易相反而曰非設險或曰孟
子稱地利不如人和夫和不設險以為周備也何以言
之昔周室肇基后稷業隆昌發玉璜佐命而寶龜卜七

百之祀師逾孟津諸侯不謀而至遂雷響風颭

音

殷墟

圮裂乃定鼎邠鄘遷都洛食聿脩祖宗之業非棄德也而無險阻以自固遂使晉文作霸召天子於河陽楚莊問鼎之失足以為鏡矣向使周設秦之險秦法周之德則七百之期可以保強大萬葉之制可以無棟橈也且譬之御者焉

闕

今猶任商周之德業述商周之仁義然後

阻江漢以險使夷狄賓因岳鎮以險使諸侯順憑關梁

以險使近甸安張四維以險使百官衆斷刑罰以險使
盜賊止求明察以險使奸偽白險之時用大矣哉斯所
以來遠鎮邇戢兵解甲而守終膠固也謹議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雜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一首 賞舊左右議一首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一首

奏猶鼠議一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一首

昭陵寢宮議二首 酷吏傳議一首

世祖封不義侯議一首 西伯受命稱王議一首

焚舟議一首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徵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捍一作翰若囹圄豈

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

十二字通典作

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

如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

春風而沾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
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
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脩則事在未暇其未可二也大
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
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
侯甸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
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羗旅拒
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

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
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
議 此篇英華多脫畧今從通典增入

賞舊左右議

議曰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
之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
念潁川之勤此一霸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
私於一物哉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

左右等攀附鱗翼多歷歲年入叅社稷之守出為羈縻

之僕冒犯鋒鏑契濶險難或力盡鞍甲

一作馬

恩澤莫沾

或身沒戰場子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

運天門已開故攀桂

疑作擊柱

之謹未絕積薪之歎尚深若

不申此大通

疑

考之羣望介之推高潔猶未免言臣等

慮不及遠輒申狂瞽伏惟深察悚慄謹議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

以為

文粹
作謂

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

失政刑矣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

載一巡狩令

文粹
作合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

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
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

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

文粹

無矣
字

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

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

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
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
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
服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
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
栢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換漢書
顏氏
訓叛換叛
與畔同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
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

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觀
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
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寔以凌遲自雲夢始矣

奏猫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天
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一作範作則禮記郊特

牲篇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典祀

一作禮經

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

仁矣無乃戾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視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

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家一作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

曲全之一無此十一字猶受人畜養一作養育棄職一作職既不脩亦何

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

三瑞無猶不食鼠之目以此一作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

國家化洽理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猶

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此此一字無恐湏申命

憲司察視

一作聽

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猶能致功鼠

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獻公議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救鞮以畀趙衰余

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川文粹作命

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
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
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
中軍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
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
而一作則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
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
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

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
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
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集作問非失問
舉非失舉也然猶
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
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謹議

昭陵寢宮議

王仲舒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蕪摧毀

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連年欲議脩置

會要

作理

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

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脩造所冀久遠便人

會要作安

又

為改移舊制恐所見

會要作在

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

同商量可否聞奏者守右補闕王仲舒議曰

伏詳勅旨以太宗陵廟衣冠所游嚴上之誠重於改作
寔聖人之孝也但以既經焚毀舊制將來仙馭所經恐
違虔奉之意其本地素無泉源日羞饋祀出於人力登

降難為褻味又仲尼有言易墓非古臣庶兆域尚重芟
夷園寢之間豈宜振擾不可再興版築理足明徵陛下
聰明聖神德協文祖寢宮廢墜歲序滋深獨留其功以
候聖旨伏惟精選信任大臣嚴重其禮昭告陵廟以通
明靈令於栢城之中卜其近地畧雕琢之費因耕稼之
休務錄愛人節用之心副文皇還郭之志天下幸甚謹
議

同前

權德輿

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上以便集作便於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脩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且一無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

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饎故

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於

一作其

潔淨滌濯也又曰不

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冽井以備薦羞所

謂敬且

一作而

潔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

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而又無

一有所字

勞不亦順昭陵

愛人之心乎不亦協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

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

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

重詢及庶寮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一作皆唐文粹

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如故體備健順是為

文粹作謂

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

集本川文

粹作悉

皆川文粹作皆

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

者為酷吏司馬氏脩史記

文粹有始字

作二傳以誠世爾而

後以邳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

搏野瑣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

守誅豪猾首惡人文粹作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欽

手仄目其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

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

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摠列郡文粹作郡守堅

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

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

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

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

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

篇次至於

文粹
作其

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

噉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

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

文粹
作蒞

官無處父之

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

害

文粹
作虐

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惑而

已天下似是之為失多矣

文粹作天下似
而非失之多矣

豈獨是哉開

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氏

文粹作也

猶

不能辨也

文粹無也字

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為燕王倉

文粹作蒼頭

子密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寐遂共殺之以其事詣闕封為不義侯愚以為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

集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
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
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時師
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
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
仗大順以討之出王師以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
三者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倉頭子窳有
便室之逆運其狙忍待其

大粹作
時伺

卧寢遂使命懸僕隸

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

子密之戕君同歸於

文粹作于

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

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則

莫可侯也

文粹有而此侯三字通鑑作此而可侯

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樂布之

哭彭越孔車之塋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

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

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

臣下叛換

漢書顏氏訓叛
換叛與畔同

之源棄名器而汨彛倫且以憲

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

文粹
作道

山陽

脅奪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
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
雅序文王受命作周秦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
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

文粹
有為

字甚焉嘗試言之夫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蓋仲尼

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

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

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

武革命又曰武王末

禮記
作末

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

文粹

後革命父為天子子云末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

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考

四字文
粹作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侯天

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

文粹有
遂字

柴于上帝追王太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

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復

應

文粹作
應復

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

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

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

與奪則與

文粹作
存字

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

文粹
有所

字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

文粹有
盈字

則湯武放伐所謂後

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

文粹有
所字

謂革命易姓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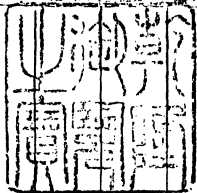
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沒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焚舟議

楊夔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怠復伐于晉晉人
不出遂封殺尸霸者以武為功乎昔楚子敗晉京觀以
昭武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
焉其可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狂謀
勞師欲以襲國殺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
其致死晉不與敵遂霸西戎亦未為勝也况兩敗一勝
與敵乃亡尺全寸焉足為功哉夫饑虎餒狼一意於吞

嗟乎吾見晉之懸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一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鈞

校對官助教_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_臣胡觀瀾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連珠

梁宣帝二首

沈約二首

吳均二首

劉孝儀為人作二首

庾信擬作四十四首

蘇頌為人作二首

喻對

喻古之治一篇

治家子言一篇

奔蜂對一篇

招野龍對一篇

連珠

連珠二首

梁宣帝

嘗

一作常

聞盈虛之道雖脩平而必陂損益為用

一作在由

至象而無蠲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惟天為大而西

北懸

嘗

一作常

聞山有藏玉則草木常榮林有猛獸則藜枝莫

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跡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

無改

同前二首

沈約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之
峭是以一夫不經一作威於赫怒千乘一作致忘於

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
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平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同前二首

吳均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
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曜
之文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豈一作非期要利是

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為人作連珠二首

一作探物作
豔體連珠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草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
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

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染

一深一作

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

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祗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
魏妾之悲

擬連珠四十四首

庾信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戰陣勇於風颭謀
謨出乎胃臆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是以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蓋聞蕭曹贊務雄畧所資魯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湏製裳千里歃血轅門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左傳作屈完疑避諱而改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干木為臣天下

無西河之戰

盖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
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盖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
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决不可障之以手

盖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
傾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張儀見用六國縱橫

盖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塙是以井
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
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
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
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

蓋聞市朝遷貨山川悠遠
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
荆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
說劍徒聞枕一作憶投戈是
以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
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
唯桐惟葛無樹無封
是以隋

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盖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開塞枕跨江湖是以城
形月偃陣氣雲鋪非綠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盖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
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湘陵
之竹

盖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
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

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魂。廣莫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蓋聞江黃戎馬之徼，鄢郢風飈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

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疑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盖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

盖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是以楚塹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盖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

計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臯之蟻能推失水之龍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以紅間綠

此句疑

不能無

弦而射是以籠樊之鶴寧有六翮之期骯髒

一作航上

之馬

無復千金之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析里悽恨撫膺是以吳

起之去西河潛然出涕荆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
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
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
關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
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踈勒班超之念酒
泉是以韓非容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懸鵝百結知命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耻是以素
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蓋聞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
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牟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日
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
枝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
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
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
足凌雲不應止為

一作官

武騎才堪王佐不應直放長沙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河是
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陵波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風神自勇無待翹關是以曹
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相如睨柱連城之壁更還

蓋聞卷菹

一作施

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

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穀洛之鬪周王不能改是
以愚公何德遂荷鍾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

一作枝而

塞海

盖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公之垂棘

盖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盖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車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厨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蓋聞三闕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艤楫知無路可歸白鴈抱書定無家可寄

為人作連珠二首

蘇頌

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行有義得不可以義憊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寶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効命於樓前

夫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深不可奪
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為他人所污書扇
而殞竟還夫氏之尸

喻對

喻古之治

盧 碩

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骸堯舜之代君為目兆民
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
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骸從

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棄

材故委心乃無為軒昊之治自治也

不言而人化

任目必有

待堯舜之治求治也

敦序九族平常百姓

醫不全則生死危三代

之治存乎仁

各以所尚救弊

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

智

遜賢舉能

迨斯已降民為水矣政為隄矣

漢武好攻討宣帝任刑名

隄

之不完水漂邑矣

哀平之後

寢乎曹馬乃成壞衰焉

干紀亂常皆其

臣職民不可使為水水而隄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

朋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為

敵兆民有寇讐焉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

蜀本作勝

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

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

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

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發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

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為

兵器會諸侯伐殷師

蜀本作軍

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

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奔蜂對

晉悼公見奔蜂屬土于墉負桑蟲而寘之若有言者不勝其疑也即召師曠以詰其事曠對曰奔蜂無子負蟲而祝之祝之不怠故其形隨之而化也公駭其說曠因從而理之曰伊蜂也欲蟲肖已之速是故祝之誠夫誠之感物雖千品萬形之殊未有不從而應之者也誠之

不達感之不應雖體質外均而其心化為他類矣臣願以人事明之在昔堯欲天下之治祝舜以禪之舜恐天下未治祝禹以傳之傳之誠故三姓之天下化為一家之治也是則堯舜非不能化其子蓋將傳其祝於至公也是臣又敢以晉國事直啟王心冀王之速悟日者曲沃桓叔恤民務德有國之人被其祝無幾而化之雖晨風鬱林魚龍趨潭不是過也逮乎獻公納士為之讒遂羣公子伐麗戎而嬖其女使太子將東山之師虜涼瑛

離顯以義絕讒言卒行見新城之酷二公子繼踵而奔
亡當是時懼獻公之毒不啻狼虎之磨牙也此則父化
為虎狼矣既而使兵伐蒲又加兵於屈視其子之居不
啻寇戎之所聚也此則子化為寇戎矣文公在外十九
年賢士五人為之輔公蚤夜而祝之故異體化為一身
也及夫齊桓妻以宗女一作支楚成待以諸侯送之於秦
卒以得立此則化於他國不能化於父子聞諸獻公未
嘗誠而祝之也是知善祝而他類化者奔蜂也不祝而

已子離者獻公也君子謂公之智不如蜂蜂猶能蕃其
類今君先有晉國宜乎上保宗廟之基下近疑作百代
之資擇其可化而化之無俾奔蜂逞術於君王悼公曰
小問而大獲孤之幸也孤其念焉乃立其彪為太子而
使田蘇為傅

招野龍對

昔秦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
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

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

然

二字蜀本
作擾於

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

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升能無勞乎誠
能從吾君而晏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乎
之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
飛賦吾之靈嘘雲而乘風賦吾之職仰驕而澤枯觀乎
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
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泥沙之是拘惟蛭螾之與

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間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

也狎其

一作於

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

方哀而援之

一作哀之援之

以手

一作首

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

而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為夏后氏之醢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帝德上

南郊頌一首

玄圃園講頌一首

隋高祖功德頌一首

拜南郊頌一首

南郊頌

并序

梁簡文帝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

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篇氤氳於丹冊者矣

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燹祗之盛曜即璧日一作月之

遐照等乾覆之燾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一作

四三皇六五帝非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借業將時並自撥亂

反正伐罪吊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

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

化不言而先一作光匪顯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

韶之世墜禮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軌四海無波

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袞咸作叶化台光麴藥王風鹽

梅帝載塵清世晏蒼兕無

藝文類聚有所作

用其武功運謚時

平

類聚作雅

鷓鴣咸

類聚有并字

脩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優

擬作

強

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壑之士厭洗耳而襲

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燦穀而紆珩組異人俊乂既間

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蹇蹇同於多士諤

諤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歲蕤於壁水九流八索亦續

紛於石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

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

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欵闕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禽越

火杖之地銀甕印杖踰沉羽之淡出赤野而連翩度玄

妙之泱漭於是

類聚
作由

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甌玉

鷄三角九尾四眉

類聚
作肩

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

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闕

類聚
作闕

府無虛月史弗能

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

摠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邑比堯封委粟西

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
猶煙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昃不勸撤膳匪躬詢與訪道
鑾旗徐動棄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
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闡三朝一作明驚法雷於羣夢
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
義同谷風而開杼昆蟲得性跂蠹欣生三驅有緩前之
禽九門無餒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
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



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冲
秘隱嶙跨千畝於晉日閒曠麗遠吞七里於漢年五達
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灞漭西望舊
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堯光山川異態飛梁邃宇

洞燭

類聚
作燭

穴

類聚
作空

懸紫殿仙宮霞騫

類聚
作蹇

烏翥霧映倒

梁日光踈飯玉桃卷葉銀樹拙芳百果千株三珠八柱
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露禽乍聚望比翼
之翔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故以熊熊灼灼炫兩

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而帶三靈圓丘閑靜紫
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塔弘麗四維博敞宛若
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
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鄙茅茨之
為倫非珠非玉啞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
襲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閼星次訾陬律中太簇
日惟辛卯持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遺宮朱幕夕
峙帷宮宿設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



八驥揚衡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鏡韻響風承豹尾日
映鷗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
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填
填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鄜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
帝儀揖大清秩羣望被大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穆
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
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
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綠疑同河濱之瑞

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廣樂已叶
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蛺蝶之遊龍玉
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袿韞駕肩士女填噎接袂為幃
連裾猶堵鼓腹擊鞞行歌舞扞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
登靈臺而望雲一作大非物欽明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
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禮啟亭亭之紫封
天答睠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
懋哉豈不盛哉菲薄微臣諤與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

願無由徒罄禰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
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氳遙哉邃古復矣初分磅礴地載清
朗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皇圖
炤灼帝篆歲蕤廓寥中代合聖與誰於鑠我后命世天
飛玄默馭辯寂照秉真就雲握厯望日臨民謙光履德
義禮稱珎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盛化弘道酌
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疑是珍燭車非寶如海之深如

日之杲肅恭明神逝聽前踵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

陶匏燔柴雲聳跨舞論韶籠堯稱拱赫矣郊宮載惟靜

謚

初學記作郊宮
載靜紫壇新謚

肅肅禁圍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鸞

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萄金橋靈壽木難表禁開

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闔彤丹葉垂疊雨花落重巒

康哉盛德美矣世

初學記
作時

豐三辰炳耀七政永隆

初學
記作

崇五方來洎四隩茲通懸繩度竿駕鹿追風既隆

初學
記作

敷懋化復覩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霑墀紫槩神草華平

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照天漏
涖遠肅邇睦惠靡齊
民恩彌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
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玄圃園講頌

并序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惠海
遙波輕舟誰泛故以探

沙亂

一作
詩玄

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
千年誰啟皇上託應

金輪均符玉鏡俯矜若習續
照慈燈鶴禁還春龍泉更
曉玄水躍祥丹陵寫電功
韜火宅德覆昏衢智惠之光
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
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穆澤

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氛停瑞氣於三辰
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惟之澤黎元沐至仁之道正
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鏡之傳虛猶懸河之瀉澗儲君
德彰妙象體眷春瓊視膳閑辰遨遊心法搦管摘章既
便娟錦緝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啟愧德周誦慙風
乃於玄圃園栖聚德心一作慙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樞談
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一作
林俱啟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漏天花乍落于時

藏秋仲節麗景妍辰氣冷

藝文類聚作舍

金扉霜浮玉宇聖慈

冲邃獨幸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弄翅

類聚作鳩

於瓊

音樹歲

類聚作藏

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

日照槐煙網叨籍殊寵陪奉末塵預入寶樓竊窺妙簡

鳧藻喜忭獨營心靈敢作頌云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蔓鴻芬機乘八解道

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

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牙漣漪義水照曜文

花芳園馥馥，天宮類寶折論，真空玄機入道，密宇浮清。

類聚作清幽

重闕

一作擔

相藻日映金根

類聚作雲

風搖銀

一作瑞

草

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按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筭。

隋高祖功德頌

并序

薛道衡

太始太素，茫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

道絕其跡，遠言說

一作談

所不諳，耳目所不追

或所逮

至於

八穴登巢，鷓居鷺飲，寧

一作不

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

何貴於人靈亦何用其心識義軒以降爰暨唐虞則乾

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帝王之任一作位可重

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

人一作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君閔

位用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法當塗興而

三分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

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殺函未

止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干齡之旦暮當萬乘一作

葉

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
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
理珠衡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
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
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
空蒼歷將盡率土縻沸玉弩驚天金芒照地一作野姦雄
結一作禍據河洛一作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
塞成臯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鄭黃背誕引金陵之寇

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援手應赤伏

之符授玄弧之錄命百戰一作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

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剪禦寇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

將無假五十一征曾不一作踰時妖逆咸盡一作廓氛

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

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

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

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

代而降天神陳四珪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

前王之令典改號易稱

一作徽號

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

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星日

一作日月

內官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

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餘

一作外 獯

獯孔熾其来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出五千

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聘國

一作秋

后於漢

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

啟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塞

一作

室 毳裘之長皆為臣僕

一作

滄

一作

海踰林之地盡克

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

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險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

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

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馮宸極天縱

神武受服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五服大同四

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脩文自華夏亂離

綿積年代人生

一作造

戰爭之日

一作具

家習澆偽之風聖

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

申勅太常

一作太子後漢樂名

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

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正術垂神

或作拱非聽

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

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

事喜彰於容止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

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和恕

一作

慈弘仁慈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

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伸法而屈情決斷

於俄頃故能彛倫攸序上下各一作齊肅左右絕諂諛之

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

誠慎於無一作元是極陶黎民於德化致風俗於大康公卿

庶尹遐邇岳牧食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

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為

稱首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

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憇咎方知六

十四卦謙撓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為小魏魏

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咸達於穹壤和氣薰風

充溢於寓縣

一作宇宙

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

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

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莫不見所未見聞所

未聞

二句一作目所不見耳所未聞

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

實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

山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

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

遊若乃降精燦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

也撥亂反正隆

一作齊

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

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

旆戢戈正禮裁樂納人

一作民

壽域驅俗淳朴

一作福林

至政

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只

一作直

錙銖

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載

一作每

陳於清廟九

歌之德無紀

絕一作

於雅樂

樂府一作

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

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生輕多幸命偶興運趨事

紫極

一作宸

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

心徒懷蓍蟻之意庶馮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
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
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
風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戒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

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岳塵飛三象霧

塞玄精啟曆發跡幽方并吞寇偽獨擅雄疆享一作祀

二百比祚三一作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勾吳閩越河

朔渭涇九縣瓜分三方鼎峙一作詩狙詐不息干戈競起

東夏雖平亂離漠矣五運叶期千齡一作年肇旦赫矣高

祖人靈攸贊聖德挺生神謀獨斷瘳惡彰善夷兇靜難

宗伯揆一作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

玄飛禋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影移建邦畿

下馮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

本崇基

一作威

甸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

皇威遠攝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勾

一作吳

越提

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相

一作稱

君長大風未繳長鯨

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

備

一作車軌

大同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以安上

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

民軌物僉登仁壽聖化隆隆

一作平

生人

一作靈

熙阜虔心

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風

一作
微

紹至壇場望幸雲

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迹姬文登發嗣聖道類

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

永一作
威

崆峒問道汾射

一作
祀

宵然御辨遐遊

一作
逝

垂雲

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業用教百年尚想睿

圖永維聖則道洽幽明仁霑動植爰畫

一作
象

不陳乾坤

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一作
皆隋書本傳

拜南郊頌

并
序

王勃

微臣上稽龍繇下閱龜謀觀天地之至道考皇上之大節武宣七德未嘗踰息亂之鄉文招九功未嘗出昇平之域並能懸日月而高視駕雷雨而先鳴或皮幣而踐大階或干戈而躡乾步至於理定創禮功成作樂振長策以叙諸侯設靈機而制羣動猶虞階已泰不能息洞庭之誅夏載克寧不能罷會稽之戮故將體剛柔而立本法震曜而崇威一戎而寓縣平四罪而華夷服然後皇旗大輅詔殊號於圓丘電轉雲迴奏玄符於孝理天

下黎人知四海之安樂寰中殊域奉三靈之康泰德兼
祥風灑道與和氣游不言而大實用貞無事而元功有
立捨彼代也其誰與哉若夫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鼓動
千載之下超騰百王之上遂能發軒庭之景曜躡隋運
之頽風揖讓而取文明指麾而清幽夏則我皇唐得之
矣高祖以黃旗錫瑞靜雲火之橫氛太宗以赤羽登期
補星辰之絕縷授瑤圖於斯邑付璿厯於釣臺人更三
聖道昭千古於是俛臨睿極趨四荒於鳳闕之前端委

廟堂調萬國於龍軒之下八鸞徐動頰湯文於後塵九
駿長驅佇堯舜於中路邦家之具得矣易簡之業存矣
猶有朱蒙戾俗違光蓬艾之間青激遺眊假氣陶鈞之
內背熊山而構虐擁狼潭而稽誅竊瀛海之風波弄乾
坤之綱紀漢圖西返惟收五郡之名魏律東窮未出三
韓之險姦謀蓄於有漸逆節成於不悔長蚊蚋之雷霆
附豺狼之羽翼豈知夫至人無外撫天下以為家真數
有歸吊羣方而罪已三門遁甲黃公成不戰之師五壘

神兵玄女下先登之策肅牙璋而按律輝旄節而分麾
降南宮之元老裂西營之殺卒良將首路徧戎竟野軸
轡萬里旌旗四合金紉玉匱司空憑首勝之威鶚視龍
趨將軍仗萬全之畧負鼇丘而峻壁據龜壑而深溝一
鼓而亭塞無塵七縱而江山失險伐罪以明而不以衆
懷遠人於絕境均惠化於殊隣登若木以照臨折紅桃
以延佇然後分州列鎮對明月以收營返旆旋戈部玄
雲而振旅望神都而獻捷仰靈社以書功辛亥謁於胎

陵癸丑告于太廟時乘黑帝月旅玄枵大唐有國之五
十一年皇帝有天下之一十九載也元惡既殄萬宇清
矣元勲既輯萬寶成矣以為周郊上帝裁延肅慎之賓
漢禮甘泉未拯朝鮮之亂想玄功而反側奉先旨以遲
迴思答上靈之心以洽庶黎之望爰考古日遂靜行宮
有司具典乘輿乃出撫玄蚪戴翠鳳鼉鼓按節鯨鐘疏
響千乘嶽動萬騎林迴星陳而天行雷震而霧合是時
未登夫太壇也迺齋帷宮宿帳殿華蓋移影鈞陳從蹕

千營夕布亘蒼野而煙凝萬幕宵懸背黃闥而霧列既
而屏翳清曉飛廉警旦孫叔奉轡王良聳策雲藏星謐
宇曠山明旌軒具照簫笳互凝陟名嶽以告成歷神丘
而展事國容象物而動朝章視令而肅宸儀有晬虛徐
大帝之庭列侍無譁髣髴華胥之國於是襲衮服戒俎
豆端瑞班儼華旒樂懸六代禮備三古奠惟蒼壁藉用
白茅鳴孤竹之簫管奏空桑之琴瑟感格以誠不以事
動植咸驩敬神以道不以華天人合應然後駐聲名於

上邑反文物於仙宮因雷雨而作施法雲天而用響風
行電舉未寸景而泱九埏野扞途歌不崇朝而晏六合
我之玄極建矣我之能事畢矣趨帝宸而振足越皇衢
以驤首不其然乎雖睿化無方比神圖而絕唱而小臣
不佞撫洪筆而當仁敢作頌曰

遼河巨浸碣石危峯城分玄菟塞接黃龍憑遐作梗恃
險忘恭人殘鬼哭主闇臣凶有晉不綱戎麾內逐帝隋
失御皇輿外驚九縣塵征三靈霧黯長茲下慢逋我天

戮五材無隕千齡有聖武創元基文清寶命波恬四海

明宣七政息衆以寧綏荒

一作綏死

以令飛龍繼跡鳴鳳重

光遂均夷夏迭用柔剛戈船泛月劍騎橫霜風驅海石

電掃辰陽帝師無戰神兵有伐丞相陪麾司空仗鉞危

雲旦起長星夜發萬壘爭屠干城自蹙功超薄伐義極

兼該殊方底定善陣徐迴歸俘獻捷課績分材建侯清

廟偃伯靈臺考事龜謨凝情鳳宸仰觀俯察享神作祀

道則推天功非在巳豐隆旦出招搖夕指神壇嶽立齋

館雲深鑿旗曉引葆吹晨吟山明野澈日降天臨鏘鏘
盛服肅肅珪簪俎豆畢陳笙鏞間撫玉觴分獻金罇暢
矩青帝鳴琴朱靈會舞上和下悅神歆神聚收驩巨野
反旆靈躔思周宇宙樂極寰埏德因時立頌以詞宣帝
之功也臣何飾焉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二